

程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

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

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

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也韓詩外傳子路

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宥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曾子曰

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麟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昊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鷦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

郭璞曰墟暴髮於碣石暮宿於孟諸曰孔安國尚書傳夫尺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小也澤言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

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

用意甲以自慰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如淳曰都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

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

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意者尚有遺行邪讀

比見上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同胞胎之

文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

之衰也厲王擄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衛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

百國在者十一演圖曰天運一三百歲雌雄代起秦得士者強

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方欲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

此乃得士則昌夫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

米穀藏曰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詩外

子孟與打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則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

我知之矣賢者過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言上書辨肯仲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師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仁義行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脩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

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封齊公年此

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

之徒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鶴鶴載飛傳曰天

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注曰黈纆也薛

繇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

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柱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曰雖當直柱從容使自

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也蓋聖

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

蠡曰可矣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遂滅之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

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

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屬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

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迺罷

歷下衛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

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二蠡也文穎曰筵音疑莊子曰

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一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

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有五石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孤

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音如海曰鼃音精服虔曰鼃

孤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鼃非爛也亡皮切靡與靡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知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也迫也

解嘲一首并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

即位封后父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

漆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

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

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人紀孔安國曰修



為人綱紀也孔叢子于魚曰丈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

毋折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

帝始與諸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

吏二千石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魯

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

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

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擊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

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纒為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

之拓落也拓落猶遠落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

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上文張晏曰

謂齊燕楚韓趙魏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

傳云齊北四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

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

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

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弊先焉鑿坏而遁

之坏普是故鄙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



談也天鄒行仕齊至鄒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頡奇怪之言  
辭也鄒行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頡頡也言  
資以避下文孟軻雖連去聲塞猶為萬乘師語不便利也趙

也孟于章指曰滕文公尊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右渠  
敬服孟子若弟子之問師搜服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前番禹應劭曰南

蘇林曰越王都也後椒塗應劭曰北界東南一尉志如淳曰地理  
西北一侯勒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徽以糾墨制以鎖鉄服度

縛束也應劭曰公羊傳曰不以繩微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以繩微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也音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律應劭曰漢

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阿廬廬以結其心左天下之士雷  
氏傳曰齊晏栢于卒晏嬰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

切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尚書帝曰俞咨禹

哉禹讓于稷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  
契暨皐陶維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  
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

權則為卿相又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雙方言曰飛鳥曰昔三

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

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夫破吳也五殺入而秦喜樂毅



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上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

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

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

趙惠王恐趙用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上書折摺已見李斯

樂毅以伐燕也

陽上書晉灼曰摺蔡澤以禁吟而笑唐舉蔡澤熟視而笑

古拉字也力谷切

曰吾聞聖人相殆先生乎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

常昭曰禁欺稟切吟疑甚切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

枕而有餘賈誼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

皆有舉任兮故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

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後

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

之舉以或倚夷門而笑無忌將百餘人

更還見羸羸笑之以謀告無或橫江灑而漁服皮曰或七

十說而木遇應劭曰孔子丘也或立談而封侯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枉千乘於陋巷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七

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七

也七略曰方七傳言卿子燕是以上一頗得信其舌而奮

其筆室隙踰瑕而無所詘也

切當今懸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倪



肩言音者見疑行殊者得辟世尚趨步也行胡庚切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苛

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曰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

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待彼

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

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科為即中乙科

為太子舍人然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

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

日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天收其聲

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

地藏其執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擊者亡默

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淮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若子曰知清知性

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披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鷓臯而笑

鳳皇執蠓蚘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

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

病不以湯液法言曰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

子去人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肱自搯豁免於微索埋蒼曰豁要骨也口亞切翁肩蹈背扶服入橐子孟

棟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而代當也如淳曰激昭王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

又曰秦昭王好宣太后長弟曰穰侯魏名冉昭王同母

第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則

擊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頌頤折頤涕垂流沫西揖強秦

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常昭曰西

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

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

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

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頌臯莖也沫洒面也廣雅

曰咽益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

益音益也禮歟漢書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事無避也禮歟漢書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曰高祖西都洛陽漢書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戌隴西過洛陽

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

國是曰車駕西都長安應邵曰輅謂以木當膏以輅車也

論語摘輔錄曰子貢悼三五帝世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一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

援抱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口刑靡敵秦法酷烈尚書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聖法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國家靡敵鄧展曰靡音縻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漢書曰相國蕭何摠撫秦法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世則性矣布服虔曰性猶縲也性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回之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

于成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文之間則狂矣金曰碑張

漢吏恭決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乎出奇功若泰山嚮若

史高也決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乎出奇功若泰山嚮若

坻噴應劭曰天賦水有大坂名曰坻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坻噴禮切常昭坻音若



之是功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以城韓子曰泰雖其人之膽  
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以城韓子曰泰雖其人之膽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

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

如獻璧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公孫創業於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

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

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帝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光生起自責也朔曰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

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青乃反自舉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求平中為即興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

以無功項成曰或有誠班固雖篤志一博又感東方朔楊雄

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

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

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失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

矣齊吳禮志自然之失不可變易也善曰亦云名而已矣



如淳曰唯 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左氏傳曰孫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肯時而獨彰 以齊世故德不得

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肯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接接遑遑

及時故不避捷遑之意也 孔席不暇墨突不黔 常昭曰朕温

也捷遑不安居之意也 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劉

曰取者施行道德也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

服師占曰帶人帶冕冠也 項岱曰浮英華湛道德之英華

喻帝德也 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 禮斗威儀曰帝纒龍

者德其英華湛古沉字或為耽於義 雖同林古文也 纒龍

虎之文舊矣 孟康曰纒被也 蘇林曰謂彼龍虎之衣也 易

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言文章之盛久也 纒莫

切 卒不能據首尾奮百翼 項岱曰纒龍也 振振沔沔跨騰

風雲 說文曰沔濁水也 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言見之

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徒樂枕經籍

俟形聲也 蒼頡篇曰駭驚也 爾雅曰震懼也 獨據意乎字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都計切 獨據意乎字

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項岱曰毫毛之顛杪也 潛神默記

年歲 如淳曰維音巨竟之 巨方言曰 然而器不賈於當

已用不効於一世 劉德曰賈音古 雖馳辯如濤波 如淳曰潮

為濤 摛藻如春華 常昭曰摛布也 物施切 藻水草之猶無

益於殿最也 漢書音義曰殿上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主人迫爾而笑



曰項岱曰直讀作倏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廷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

之與東南隅謂之突字林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曰突一弔切燧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

王失牧御侯伯方執戰國橫騫項岱曰方併也執轡也東

之化也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

車既橫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遊說之徒風颭電

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炎飛景附雪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常昭曰颭風之襲獵者也音應晉灼曰雪音畢爾之畢說

丈燦火飛也炎與燦古字通並必遙切雪煜光明之貌也

雪炎輯切當此之時搗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

切韓詩外傳陳餽謂宋燕曰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于

刀之而于將用之不亦難

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廔卿虞卿度夫啾發投曲感耳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問行

之聲項岱曰歌口吟也合之律度淫翹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李奇曰淫因勢合變遇時之容

合變謫之事遇時偶覓得容風移俗易乖迂而不可通者

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

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秦者之佐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社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預曰羈奇也旅客之臣社

兵為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二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

更相攻代爭為維伯之務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徼幸而朝為

榮華又為顛頽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

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

班固以自託也尚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

辯以激君吕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非設辯於始皇帝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

為李斯所疾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楚

乃囚而死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而道秦獻華陽夫人立于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

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吕不韋為丞相飲醜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

善曰說文曰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

也作艾字善曰掃廓帝紘恢皇網項岱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

也即今掃字也基隆於義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帝堯其仁如也謂光照也史記

之如日望之道如雲朝錯新書曰臣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

源共流帝昭曰六合也沐浴玄德史記太公曰沐稟御太龢浴膏澤尚書曰

其在唐虞成周乎辭古和字枝附葉著聲猶草木之植



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大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

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訖坐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濫出也服虔曰沈音軌韋昭曰沈音監整音旄郭璞爾雅

也注曰敦蓋賓曰若夫鞅斯之倫六表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得行故言王霸起鞅斯說敢問上上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口口何為其然也昔者魯繇

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魯繇天以謨又曰武王勝言通帝

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記曰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北

西伯果遇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帝鄭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

日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

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

言太玄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

每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



日攝其百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文也皆及時君

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婆娑乎術藝

之場項岱曰娑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

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

納用之也烈業也後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

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若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

王道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

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

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賤不知其

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山之中

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誘曰隋侯見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後蛇應龍潛於潢

汗魚鼈媒之項岱曰天蓄小水龍應龍有翼服度曰左不覩

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據天地之道天

之常項岱曰有同世遇而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

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據天地之道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起忽荒而踳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

名也徐廣史記注踳音戟踳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

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善曰淮南子曰君于此君子之道

隆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曠

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

明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黃帝作弓後有楚

公輸若之族名班常昭曰摧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焉

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善御馬伯樂秦穆公時

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和鵠

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

扁鵲使弟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

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

子曰桑弘羊雒陽賈人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也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 秋風辭一首并序

####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

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鴈南來

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史女

上施樓故號曰樓無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陶谷子

妻曰樂極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

必哀來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

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矣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馳驅征夫聲類曰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歡迎推子候門易

曰得僮僕貞史詔曰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特

楚懷王推子子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

遊皆挫廉逃各不世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陸機高

詩曰君嵇康贈秀才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

頌曰怡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



曰堂上謂人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顧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不稍陰日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列子曰公孫複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

知我者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

遂初賦曰玩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

驕或命巾車或掉孤舟孔叢子玄周禮注曰巾車命駕將適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荆川詩曰窈窕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

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委性命於天地之間胡為遑

遑欲何之也孟子曰孔子曰傳孔子歌曰三月無君則遑遑如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天下無君則遑遑如富貴非

白雲至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

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也琴賦新詩臨清聊業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

流而賦新詩臨清聊業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下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  
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  
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  
志也始者謂主道與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  
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設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白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  
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  
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  
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識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  
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  
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出玉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入以舜典合於堯典  
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古尔王之誥合於顧命  
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二卷其餘錯亂糜滅  
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肥者承認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  
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滅祭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遺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上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食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直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生我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

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辟王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



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也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如八卦之交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此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反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尙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  
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  
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  
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  
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  
天末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  
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  
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畫日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  
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予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  
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歎天而云仲  
尼素三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  
止獲麟而在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  
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  
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滅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也  
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

造而示之謚稱  
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朝郡人晉書曰始受書得風痺疾

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

玄晏先生曰論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人

稱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傳云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

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

智深美也敷布其義謂之賦釋名引而申之故文必極其

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然則美

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

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

曰紐系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

女九切

頌周監二代之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

子曰其或繼周者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

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詩人之作

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

流也兩都賦序曰賦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

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是以孫卿

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

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

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

賦頌之辭宗及宋王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賦頌之辭宗及宋王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非漢書曰其後宋王唐勒競為

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

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

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載

廣夏接榘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

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

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得賦縱橫初極宏

修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

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燠乎其有文章也周易

君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周易曰方

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傳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

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

史記注曰祖者宗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曩者

表而影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宮他州異境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

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

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埤蒼曰瓌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

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

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術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分次物之生殖地所封

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術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分次物之生殖地所封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分次物之生殖地所封



域又曰動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  
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  
沐浴成王作頌家自次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實媚人曰疆理天下  
各從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  
猶分也亥曰體

思歸引序一首

石李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

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

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數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

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

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冰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曰家本秦人

能為秦聲趙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楚辭曰忽反顧書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日服食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

探凌高雲曰節欵許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難尋覓也毛詩曰茲之未覯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音以

文選卷四十五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戒禁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問於功自  
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  
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  
揚朱孫臆王參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之豪  
士也然機僧假  
美甄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因物以成務

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

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落葉侯

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子豈

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今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

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衣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欷

而就之是琴也何者欲隕之業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  
之感以末也

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

也功易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

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故曰才不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意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  
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

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存何以相物

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

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揮其顧盼萬物隨

其俯仰可為也為者敗之神器不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

說史記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令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

人所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勇於明堂上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

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故曰天可讎乎左

傳曰楚子入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弟懷將殺王辛曰

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

袞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

帝祠孝昭廟先歐旌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立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

氏外孫代郡太守往宣坐謀反誅宣于章為公車丞亡在

渭城界中夜袞服入廟居即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

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袞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

伍之間而稅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接于元切

沉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自下財成而臣為之故云

人財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

匠斲者必傷其手斲希有不斲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义堪與甯喜言曰苟獻公使

政由甯氏是以君與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曰此



賢為丞相封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常  
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席昭曰師相尊法也漢書而威  
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不遣嫌吝於懷官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

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

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登帝天位功

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

蘇武書曰薄賞于以太后詔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

三百飯蔬食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尚書曰大甲既立弗明

高陽氏有才子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

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勿踐平吳人武說大夫種

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代吳人武說大夫種

三而敗矣吳其四在于子為我從先王一試之種因斯必言

遂自殺救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山利劔也

大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大德云王忠如此之盛謂霍

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書曰不奪手

衆多過此以往惡焉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

饒良士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

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莊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

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  
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言守以崇不畜



之威守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懼萬民之不服

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

氏傳注曰賈買也尚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上下

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上下

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衆心日隆直危機將發而方

偃仰瞪眄眇謂足以夸世賦曰齊首目以睨仰魯靈光殿

也直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

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也彼謂李斯華也風發於天以論君上塵從下起以

等諭斯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者心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

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見上文已罕意無遠欲莫順焉借使伊

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益謙毛詩序曰太平

持君子能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

魏魏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采籍而大欲不之於

身至樂無愆平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雅

注曰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

箒貫之豐積成山岳論語口譬如為山未名編凶頑之條身

獸荼毒之痛豈不謬哉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亂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



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繫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上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尚書執虔曰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徐肇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好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以事尚書即束皙曰仲治少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此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

頽延年

嘉平二年二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山夏王羲恭衡陽王羲季有詔會者咸作詩頽延年作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

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

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雖淵流遂

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往詳略異聞反春秋序曰史後代靡麗辭有詳略然其宅天

哀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十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拓日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周禮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統魏志高堂降上疏曰與書詔恒



玄曰善衛王有宋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  
家垂固萬葉命決曰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也左高祖  
立乃授帝圖授秘文曰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也左高祖  
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鄗莊子孔皇上帝以睿  
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文承歷景屬辰居天之歷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  
高光二聖宸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焉揚雄河東賦曰昭降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  
橫占曰大橫庚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  
也喪服傳曰父為子三年傳曰何東宮也鄭玄禮記注  
上周易曰蠱君子為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  
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曰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  
人文武惟后班固漢書曰昭降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

畧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玉嶽也

瀆四瀆也效靈山類出五方雜還徒四隩來既且漢書曰京師  
器車瀆出圖書之類出五方雜還徒四隩來既且漢書曰京師  
書賦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  
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  
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用有不臧毛詩序曰  
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訓而資於故實以遺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  
予樂官禮記曰有虞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張蒼書曰高祖命  
承後漢書曰宣帝魏朗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抵令而動軍  
政象物而具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  
成而歲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來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論德于外也左氏傳魏絳曰音周辛甲之為太史



書之西都賓曰谷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合於  
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翰輶論之使風俗通曰周  
秦常以八月輜軒使米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輜軒駟於南  
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御命則蘇  
屬國張博望植莖素毳錦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  
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柯連理也草也素毳曰虎也并  
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貳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知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其軛余  
曰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穿屠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  
面受吏夷卉服劇秦美新曰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鳥  
印作之君長欲願為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班固漢書  
內臣妾請吏北而是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班固漢書  
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間出班固漢書  
章漢書曰漢典詩書杜往間出班固漢書  
言曰姦慝既將徒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  
弭警蹕清夷

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增類帝之山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禮記曰天子將出禮祇懷百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禮祇懷百  
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禮記曰天子將出禮祇懷百  
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禮記曰天子將出禮祇懷百  
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帝昭曰躔處在建安之二  
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預左氏傳注曰道陸道也  
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道陸道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宗伯掌天地神地神禮  
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  
曰后王命豕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布德  
知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  
告二王曰錢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  
則警戒有詔掌故爰命司歷仲禪書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注並南除輦道北清

禁林左闕巖陞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

山上林賦曰輦道縵屬西都賓曰禁林而也聚難西蜀

峻堦古堦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廣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

微道旌門洞立延帷接栢周禮曰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

長連栢重栢子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水歎近賦曰閱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胤緹徒騎

搖玉鑿發流吹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行也

利治二曰賓客之政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駿曰帝者

之狀騎二百人屬其金吉楚辭曰鳴玉鸞天動神移淵旋

雲被以降于行所曲也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

天下為家自謂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中旗

委旆楚辭曰委旆不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纏肴款芬藉

觴醴亦泛浮維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款維何妍歌

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

陽阿阮謨三禮圖曰筍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三奏四上之調六藝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

曠奏清徵一奏有方八集再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

鳴撫翼舞為趾今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



上競氣極聲變王台心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龍文節響

書曰項作六莖西傳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

青翰侍御班固西傳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

皮之華裔殷至觀聽鴛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觀莊藻野

不服綵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

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緙繁彩色也故以殷隱賑外區

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敷賑張載劔閣銘曰矧茲

福爾百詩曰中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揔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鄂官之不縣左氏傳曰

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詩

有釣臺之享康王有封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詩

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比道銅鳳在上並命在

位履詩發志楚辭曰長詩子會舞王逸曰展舒則夫誦美

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

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二月

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業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游萬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

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樂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撥天子傳曰天子命



八駿之業遂東南翔行馳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

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昏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

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

文莊子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

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

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璿水之陰亦有饗云固

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

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山之

陽核蒲八駿已見江賦入穆天子傳曰瑤池之北升太山之

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北百姓聞王車馬

之如組兩駿如舞孟子曰金王弟妻我大齊之握機劍歷

子離散此無陀不與民同樂也

**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大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

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其乃家孟子曰

非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之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

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畝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

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

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老

祀室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禮

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

先為舜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傲

歸曾子夫子曰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



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商先

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主克殷乃永歎曰嗚呼

不淑克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嗚呼

即天子無遠遷九鼎于亳至大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於

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然於

所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

關視帝猷决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

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玉表者禹

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

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

曰制作六經洪業 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

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舍

弘而不殺蕭子頤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噴字宣遠以

公毛詩序曰下武綱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

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俾

人夜日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

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教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劉勰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昭也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

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

夫潛夫論曰亨又曰古之聰明處智此德之上也 猶且具

明發寢吳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邰祈于曰明君

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

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

明曰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

也可謂魏魏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秦涉孟門其何

嶽論語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而下而秋漢含孽曰天子

嶽論語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而下而秋漢含孽曰天子



其而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靈國授錄於義皇孟子曰  
則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

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  
鑿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宵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

於四海蕭子頤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叔漢書疏廣曰  
明在躬積中而論曰聖賢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

質言太子有王之應功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珠磨  
道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如則金瑜錫如珪璋璧漢書

於禮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居虎門內豎曰文王之爲太子朝  
論曰禮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居虎門內豎曰文王之爲太子朝

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  
曰發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

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元宰比肩於尚父

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  
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懼來仕允克施之譽莫

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第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家  
鉉司徒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

惟師尚父周易曰昂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  
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昂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  
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國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伯所芟國語曰秦后太子  
來仕其車千乘常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  
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本枝之



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

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

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禮記諸侯曰其土

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

之怨既缺過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

藻盥引鏡自照曰特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

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

蜀嚴沉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亦繫矣毛

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鄭玄曰適

而離意軸病也謂賢人陷居與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

年日及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誌稱明

紀也尚書曰德者道諸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

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

德齊禮觀荀氏傳曰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

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年毛詩序曰先王

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

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

禮曰大司樂字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

弟馬論語子曰禮切手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

之以德齊之以禮切手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

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擊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

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

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諫曰惟帝以公通楊祖宗廷登東序

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

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襄惟斷裳危冠空履

為者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

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岳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

曰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乃命御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饒初



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  
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  
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太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尉  
華矯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  
鼎揭華旗知德亦勤恤民隱糾逆王慝射集隼於高墻繳  
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逆王慝射集隼於高墻繳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血  
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緩四方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  
于高墻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  
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舉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  
道之說秀蕙間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行也說秀蕙間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秀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  
鼓柄也漢書曰張敬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教罷民者年闕市井之游雜  
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未清夷帝時百姓皆安自

年六班白兒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伏開居賦曰  
昆弟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  
樂七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與比周  
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與比周  
君為鄰堅若金說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慆侮食來王左  
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懸側首貫胃之長屈膝厥角請受

纓慶老漢書曰古本傳曰世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  
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父之先名曰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  
明是時人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比方有比  
書曰解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比方有比  
有人焉送食而送望郭璞曰此即半鱗之雅人各有一目  
一鼻孔子大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雅曰比方有比  
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曰春反踵國名  
其人南行迹北向地淮南子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  
宵國其人宵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  
南經乃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草雷二神恐以刀自貫其心焉  
哀之乃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草雷二神恐以刀自貫其心焉



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文鉞碧若之蓋聞夫子之拔莠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越未詳一日

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甲以碧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括青石為鏃

孔安國尚書傳曰若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君若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真

奇幹善芳者鳥名不味雄雞不佩之令人不味孔一國獻純牛純牛狄善芳者鳥名不味雄雞不佩之令人不味孔一國獻純牛純牛

小牛也又曰渠搜獻納其背有兩角又曰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渠搜獻納其背有兩角又曰

渠獻茲白茲白者盈公諸邱充仞郊虞賦廣相尋鞅譯無

廣儲郎猶府藏也郊虞六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包匭菁茅

王禹上言執聘禮曰賈人啓橫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觀地禮記曰周官曰鞅鞅氏

成王時越裳貢白雉重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

麟之轍綏推旌卷攸悠之旆楊雄解朝

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一麟麟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

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華辭軒銷金罷

刀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一代毅紂事已畢偃華為車陳琳應

機曰治刃銷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噐車出紫脫華朱英

秀伎枝植歷草滋詩綿曰天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

方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

九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

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佚子曰黃帝時有草

不於帝庭也又曰堯為天子冀美草生於庭為帝成曆尚言帝



命驗曰舜受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易飛侯曰青雲潤澤藏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

君乘士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舍文嘉曰朋友有舊

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

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方握河沈璧封山紀

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

今尚書侯是也孝經鈞命决曰封于太山考續燔柴禪于

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

記楚子西曰魏德論曰越八九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功既成矣世既真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

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

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

三牛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于時

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青鳥氏司啓者曰

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同律

南行韓詩曰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感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

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僕者繁也仲春之時於水上

農繁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

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

相布德和令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

行慶施惠

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膺膺尚於周原挾豐

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獐福平圃南望崑崙十州記曰芳林

園在青愛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

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帝

王世統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帝

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鈞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

人譽之陳陳毅毅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

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

殷務或為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

曰晉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堯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

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堯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

漢高祖豐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

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

擔蓋雲構謂之地以上圭之法正日影日全之影天有王

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室

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

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元平樂

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禮記注曰禁至奠也傳玄陽春

豸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禁至奠也傳玄陽春

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拂外陳張衡士辨曰迴飈拂

曰金陸子幽幽叢薄秩曰叢薄深林人上標毛詩

曰曲拂澶迴以像偽語高秩斯于曲拂澶迴潺湲徑復楚

川谷徑復新萍泛沁華桐發此雜天采於柔蕙亂嚶聲於

流潺湲新萍泛沁華桐發此雜天采於柔蕙亂嚶聲於

絲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

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貌禁軒承幸清宮侯宴緹帷

宿置帟幕宵懸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

曰朱唯連網鄭司農周禮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上曰幕既而

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爰展軫効駕徐鑿警節明鍾

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



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也效禮記曰若車已駕則僕展輪說曰  
駕郵玄口長於具視也效駕曰已駕也淳于免斗酒說曰  
明鍾擊琴七萃連鑣九旂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  
調歌緜舞天子賜七萃之七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  
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薄天子出道  
與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詁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險路安能與  
悲歌木魚甲煙聚具胄星羅重英曲瑤側之節絕景遺風

之騎昭灼甄部駟祖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轉轉隱  
隱紛紛軫軫羗難得而釋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  
萬貝胄朱綬人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龍輅曲蓋魏書曰上  
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  
風之乘孫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超而龍驤潘岳閑居  
賦曰礪石雷駭稽康贈秀才詩曰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  
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

爾乃迴輿駐罕山獄鎮淵渟睟遂容有

穆賓儀式序授几肆以遙因流波而成次惠肴芳醴任激水

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畢早石崇楚妃歎曰矯

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趙岐曰粹潤澤于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

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利

水推葆僧陳階金鉤在席戚奏翹無外籥動邠詩張曼漢書

羽為葆也僧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如酌彼金罍禮記曰器

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

土鼓歌幽詩以迎暑也召鳴鳧于弁菴州追伶倫於嶰谷

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之鳥名曰鳴鳧爰有一日樂

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籥谷斷之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籥谷斷之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籥谷斷之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籥谷斷之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籥谷斷之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清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  
有神鳥其狀如黃龍其文丹六足四正歌有闕羽觴無等  
翼渾沌無面目是也歌舞寔惟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等  
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  
食華桑榆之陰不居早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  
司告以樂闕鄭文曰闕終也楚辭曰樂密勺實羽觴燕禮  
曰無箏之韻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  
壽不騫不崩又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  
芣采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豐草有詔曰今日嘉  
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凡四十有五人其  
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為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其先自

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

七略曰子雲家謀言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

書曰王僧綽曩首長于遇害于儉嗣晉中興書使米疏曰

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人之言其利博哉

莊子曰天道運成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

無所積故萬物成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

此刀度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

無不利淮水絕王滅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



助馬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秦始皇使翦將兵而  
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  
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于駿亦為諫議大  
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  
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  
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夫妻公之生  
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三才而  
兩之又下知而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  
顏子之分也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雷芒德  
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精降祉春秋佐助明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也星芒謂發秀  
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太史有此一于此蔚為帝師張良從  
奏三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張良從

容步遊下邳北上有王者師出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論語撰考誠曰顏淵之有角也淵水也月是水精故  
名淵擢輔像曰子貢曰庭中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曰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  
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公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  
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  
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

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銅隱於海上又道漢濱  
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

書藏諸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書曰非子雲  
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與雄書曰非子雲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與雄書曰非子雲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與雄書曰非子雲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與雄書曰非子雲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與雄書曰非子雲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



不制在情衷為心之秘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  
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  
測也衷中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  
虛明亦心也

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轍守禮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賀生  
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

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  
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  
三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曰劇闕而新補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  
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莫不比  
舍經可謂至德相譚谷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比

面人宗相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還學春秋身  
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

勝未嘗留心習鑿齒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藝俱以宅心  
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正樂

馬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  
之子儉又曰世祖即徙遷僧虔為侍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孝友之性豈  
羽獵賦序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伊橋梓夷推之體無待常弦毛詩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  
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

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  
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告其言  
而往觀之也橋有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其言

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實對曰君哉商子也言王公之有孝友之性乎二子  
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常皮細喻緩也弦而  
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故佩韋以自急  
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韋以自急



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常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  
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  
標聰察曾何足尚五歲觀漢書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

亦不飲食母隣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  
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汝郁幼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  
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

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觸京師  
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  
知所出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  
太驚即以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年六歲襲封豫

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  
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

見孫權涕泣交橫初朱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  
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坐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

奉表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

事不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自陳密以死請故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元徽初遷秘書  
公均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於是來公曾之中經

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  
書今張華依劉向劉向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

丁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獻  
部漢書曰劉歆總輯書而有奏其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

有諸子略有詩賦書而有奏其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



膏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

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

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見公

弱齡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

識也括異司徒表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時察位亞台司公

年始弱冠春秋漢舍尊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

侔公與之抗禮漢書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

與抗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禮其善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粲答詩曰老夫亦何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禮所生毋憂服也出

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曰儉實為司農前

昭曰聯得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

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

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後典選

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所玠音介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

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僧綽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

潔上召僧綽具言之劬於宮夜饗將士并寮諸王事乃啟

害焉世祖贈散騎補大尉右長史進太子顯齊書曰時聖武

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一寶晉武革命論曰高

王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



而萬物視漢書高祖曰大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是以宸居膺列宿之  
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表圖緯著王佐之符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

稱董仲舒有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洗季漢承日王之弊禮素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

弄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

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高祖謂齊也以佐命之功封

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

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漢官

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部誤也營役瓊切

鳴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請實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

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

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

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六輔

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常

河內五方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楊雄與相譚書曰望

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頴故能使解劍拜仇歸

田息訟謝丞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于世嘗報

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

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



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於是  
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條自悔皆自覺肉祖謝願  
以田相移終不敢復前郡尹溫大真劉貞長或功銘鼎彝  
爭延壽乃延聽事

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矯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  
後平蘇峻之亂滅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

沛國人也為月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舜有銘銘者論撰  
其先祖之德美班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滅武仲

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放猛  
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率素尚無終

喪若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  
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誓於

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踞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悲肅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  
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紀左氏傳史趙曰時  
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思持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

顯齊書曰僧虔父所養遇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害為叔父僧虔所養遇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叅傳魏德  
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遣何法盛晉中

典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空參軍復以本官領國子  
楊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

良取則卧輒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  
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

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  
官也三輔决録曰長安劉氏唯有五郡公談者取則荒曠後

漢書曰使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  
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

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  
云必不候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德南征北

荆陽尹百姓獨後予言儉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  
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  
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

文選卷四十六



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又領本州

太中正項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也六年又申前命司儀同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遠還侯爵朝廷重遠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

與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者仕非其人或專車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滅榮緒晉書曰和

乃使監令異車目矯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

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

之情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

弘誘人語也必也使無訟吾猶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

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

尚書傳曰十二年邪孔安國拔奇取異與微繼絕羊祜曰吾

容賢侯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准

南子曰景風至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

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

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尚書注曰鼎



三公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莊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

曰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文寢機而已哉謂商鞅曰

皆能論之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

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

高宗曰若全用汝作蟬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漢官

班劬者以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公在物斯

厚君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

玩遊宴衣裘服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一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

必於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

貧然門外多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莊嚴栗出言必雅

持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相溫司

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相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史錄

自單門論語曰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

霄之鳳青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銓所以稱物也君

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

憂厚不窮涯而反盈量知歸淨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



往而不知其所窮送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

成作樂治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惟清緝熙文王之雖張曹帝圖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

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制禮非禘禘射聲校尉曹褒案漢

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

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論之虞衰所宜增損條目改正

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海荒服請

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冥寄宏略理積則神無作往事感

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論罕愛憎之情理絕

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

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

書即顛章曰陛攻乎異端歸之正義雅之弘量謝承後漢

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北平宗貴族必應斯至

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懸然天得不謀成

練庶務蓋達治體潘尼潘岳曰君心

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張湯務

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漢書曰拘守職

積習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接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

出其重効乃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



心乘理周易曰夫當特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  
易所以極深研幾當特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  
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了微

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曰瑚璉也問曰行無異  
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

一言之舉東陵倖於西山一眴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

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

俗謂之君子其所強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  
司馬彪曰東陵名令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  
而巳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  
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  
未腊者為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  
璞在四序孔安國曰昔歷代傳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出入曲

位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

而悼息孫卿子孔子謂哀

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

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

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彫章綺采而已

何是云楚有屈原趙齊荀卿漢

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

得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

王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

將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宏

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

集集錄如左

子發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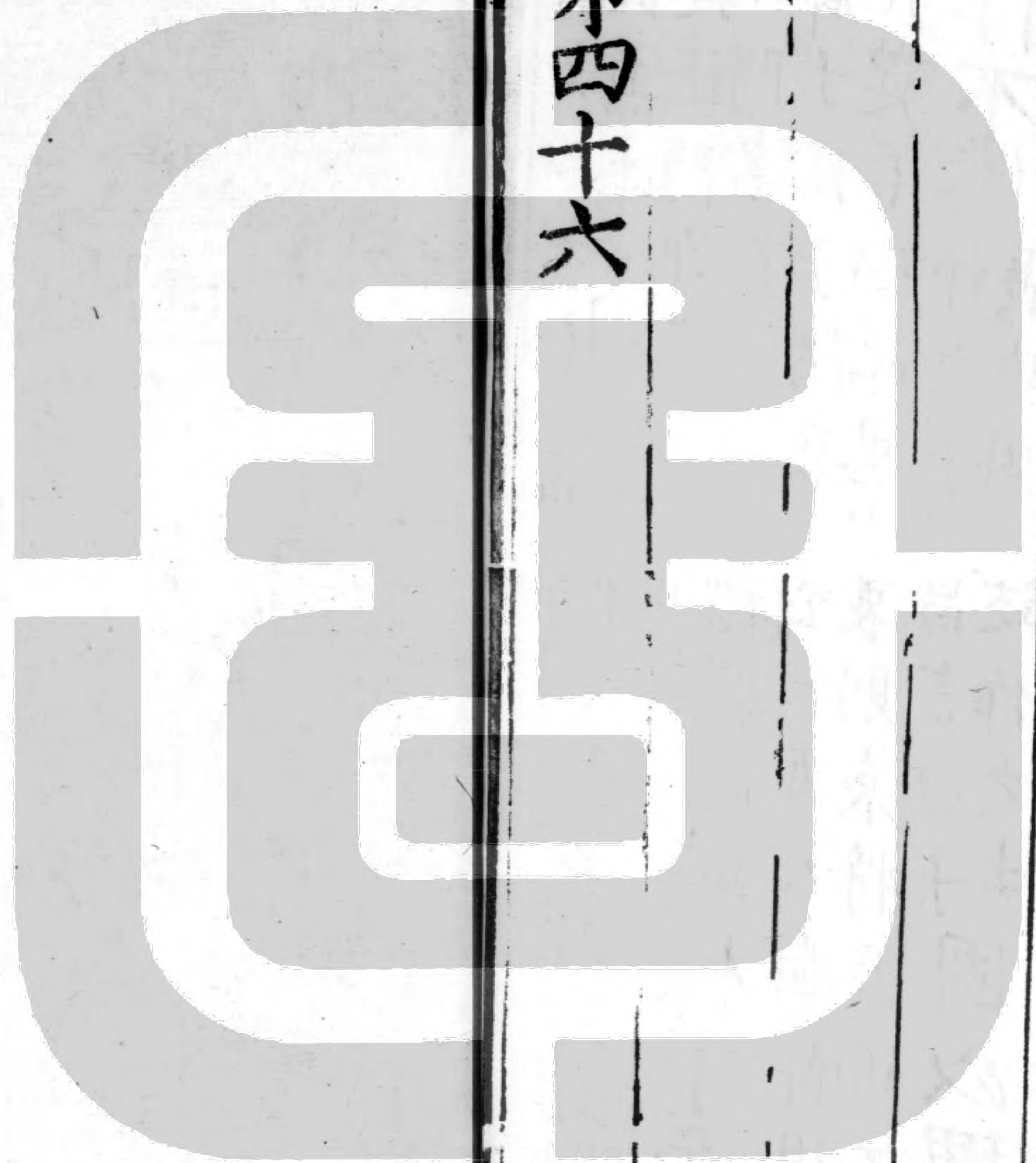
三國名臣讚序曰風為如十秩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

軌德音為世作範

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程